撫淮小草卷之二

關西道甫李三才著

奏議

按臣患病疏

題為按臣將代偶爾病劇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事臣巡歷徐州於本年二
月初二日據宿州申稱巡按安御史按臨
本州候新任李御史交代復
命間於正月二十六日出堂視事忽然昏仆在

地不省人事隨喚醫官陳文禄俞梅等灌
以薑汁湯藥久而復甦吐痰𩞀盈吐血𩞀
口目今心神惛憒喘嗽交作四肢浮腫痞
氣充脹藥餌罔功危在旦夕此知州馬猷
圖日與醫官陳文禄等不時診視若不謝
事調理難望痊瘳請乞轉
奏幷具官吏醫官各不扶結狀申報到臣本
月初三日又准巡按御史安文璧揭帖開
稱職待罪江淮將幾二載茲已事竣例當

與接管御史面相交代但稟賦孱弱夙抱
痞痾江北地方素稱煩劇刑名叢聚案牘
蝟集況值多事之秋更罹災傷之會拮据
經營心血耗竭兼以淮泗卑下風氣不宜
濕熱交侵脾胃受困形枯骨立幾不可支
然終不敢以病苦他辭有辜
皇上任使日親醫藥勉強視事幸今告竣候代
境上惟是元氣久虧火邪為患不期於正
月二十六日出堂忽然昏暈倒地人事罔

知隨有醫官陳文禄等灌以薑汁湯劑良
久始甦吐痰吐血日見沉篤況接管御史
杳無相代之期諸事報完又無久延之理
萬一塡委異鄉犬馬微軀固不足惜於
國家事亦何濟爲此職萬不得已敢為請乞
代
奏准放回籍調理又遺臣書內謂病苦之狀
日漸委頓飲食減少晝夜不眠形容枯槁
精神昏憊萬祈垂憐代
請得早生還等語該臣看得按臣安文璧殫心
綜理竭力激揚奉
命江北夙夜匪懈適值歲民之交病加以鹽稅
之橫徵是以拮据調停心神為耗遂致夙
昔痞痾乘虛而舉即今按事已竣交代伊
邇遽爾病劇委頓不支矧原以積勞所致
必須靜攝可瘳緣此不能候代亟請回籍
調理既經宿州申報具有不扶甘結前來
又該本官具揭移書及道府各官同聲代

懇並無虛假實非捏已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容令本官回籍調理俟痊可之日赴部聽補
庶勞臣獲即次之安而圖報有不盡之日
矣緣係按臣將代偶爾病劇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逆謀就擒疏

題為大奸謀逆逆惡黨就擒懇乞

聖明誅渠魁以正

典刑安反側以杜禍亂事行據整飭淮徐兵備副使郭光復頼州兵備僉事楊繼先會呈問得一名孟化鯨年肆拾歲原籍山東人流移直隸徐州豊縣在本縣亭臺集地方居住狀招化鯨不合不守本分專一私習天文地理奇門遁甲金口訣法善舞刀鎗

馳馬射箭自負豪傑不遇時常嘆息有
見獲王尚禮鄭彥先於萬曆十六年被己
結民人李敬狀開彥與王尚禮等各家勢
列營寨綽號壽名納叛招亡演習鎗棒
謀為不軌等情告赴前任漕撫軍門舒侍
郎處批州究問在卷又有見獲萬曆十九
年蒙前學院先收寄學生員後考文理不
通黜退為民豐縣人王恒誨即王會衛又
有未獲北直隷 賊賣藥人寇中吾即寇
良相亦流寓亭臺集與化鯨隣近居住又
有未獲河南太丘集筴命人苗清常在四
外遊走賣藥打卦亦流寓亭臺集居住又
見獲濟南府常清縣人吴朝相同王尚禮
名不合專演刀法習學兵書遁甲等法揑
造妖言惑衆化鯨與苗清寇良相結拜兄
弟及有未獲逆犯元兇一名趙古元即趙
撫民又名陳古元又名葉天峯又名趙應
龍混名趙老天又綽號趙赶猪自稱浙江

金華府人係宋朝後代年叁拾貳歲圓面
雄軀虬鬚狼顧目光閃爍伊不合自恃奇
姿素有機謀久懷異志遍遊海內十年招
誘奸徒圖舉大事又不合假以黠化奇術
蠱惑人心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內趙古元
糾使黨與王官林璋等假以捐貲助工具
疏
題請要於天寧洲地方招募兵馬托言防倭
陰圖舉事奉

旨不允將林璋等拏獲究問未曾招出前情古
元於本年五月初五日携帶家人一名投
先在官碭山縣術士李師周家以占卜功
名為由問六壬神課李師周斷說此課主
犯太歲謀事不利趙古元大怒罵說老奴
才可惡等語遂行李師周證至本月初十
日趙古元同已獲王尚禮家畜養未獲教
師白相蔣文英在於河南永城縣山城集
地方居慶寺投先在官僧當喜房內窩住

因招集亾命被本集居住訣縣先在官生
員劉洪範首發本縣驅逐出境趙古元懼
捕將原帯斬馬腰刀一把寄放本集先在
官住人湯豹家收貯原刀起獲見在湯豹
證至本年六月十二日趙古元携帯男婦
十二名口巻箱家火等件雇不知名人船
坐到房村集地方趙古元下船投彼住先
發作眼綫拏古元賣飯人袁義店内安下
又不合詐稱我是金華府人係遼東總兵

陳璨公子陳承明前往遼東征討闗白図
天氣暑熱暫同家眷在此賃房避暑等情
隨備銀一两并猪腿一肘金酒一罈扇二
把送與袁義不合不察來歴不明之人覊
收入已替伊作中引領趙古元到於在官
承差萬時和家趙古元仍稱説前情萬時
和亦不合故違承差犯訣行止有虧問擬
為民事例圖財允從賃房十一間與伊居
住一年納租銀十二两先送金酒一罈猪

腿壹肘廂鞋壹雙萬時和收受文約照證
萬時和與袁義各又不合不行出首本年
十二月十二日趙古元潛來徐州訪詢好
漢遇見苗清寇良相在州賣藥打卦頗有
膂力機謀遂托伊妻瘡病為由令家人陳
冨邀請苗清寇良相同至房村寓處古元
冒稱我是舉人葉天峯因密說起如今天
下將變各要結識好漢謀舉大事托伊延
訪豪傑苗清寇良相因欲藉此惑衆倡亂

各不合依聽遂薦稱化鯨能曉天文遁甲
熟知金口訣法趙古元即寫書一封付與
苗清寇良相前來相請同到徐州在苗清
家等候止寇良相到化鯨家投下前書當
對化鯨稱說趙古元是箇異人偺可速去
面會等語化鯨思與王會衡結拜相厚隨
於本月二十日尋向王會衡又不合稱說
今有寇中吾自徐州來說有一異人訪賢
見住房村萬時和宅上有書相請我同賢

弟可去一會你讀書幾時得成功名武中
取名利甚易王會衛又不合樂從即與化
鯨寇良相於本月二十一日前到徐州在苗
清家宿歇一夜次早二十二日化鯨與王
會衛寇良相苗清同到房村投入趙古元
寓處一見如故隨備酒飯相待趙古元稱
說今闗白猖獗見住對馬島不日分兵入
犯又聞四川楊應龍要反我輩可應庚年
乘機共圖大事我各處訪賢十年我浙江
有精兵十萬蘇常南京山東河南各處俱
已招有兵馬爾等亦可招集兵馬候各處
起兵至期嚮應等語化鯨與王會衛各又
不合被其煽惑允從逆謀趙古元隨送化
鯨銀五两綠花綾一疋做成起獲夾襖一
件又送王會衛銀五两香色花綾一疋做
成起獲夾襖二件俱作聘禮又送寇良相
苗清銀各十五两藍綾一疋以酬薦賢之
勞事成俱許封為國公比化鯨與王會衛

寇良相苗清各又不合聽信妖言允收入
已各别至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趙古元
恐家口衆多事機泄漏随雇民座船一隻
將家小裝運回南去訖本年六月内吴朝
相流來徐州投北關住見獲王古泉即王
松家後院房内潛住本年七月内趙古元
與白相蔣文英逃來新河口隱住本月初
七日白相來州尋向吴朝相稱説有一陳
相公喚你説書吴朝相當同白相至新河

口投趙古元寓處叩頭議事畢趙古元先
賞銀八錢與吴朝相收用本年八月十三
日趙古元帯陳冨趙惠力士二人前到化
鯨家内拜訪化鯨随請在官出首親家甯
炳然與未獲浙江人何承齋蘸州人閻西
樓相陪趙古元假稱舉人飲酒至晚甯炳
然等各散次日趙古元又不合向化鯨稱
説豐沛芒碭舊有王氣徐魯齊梁衛豫地
方素多豪傑我今來此以應王氣因題詩

一首云悃愊親賢千里遊隔江彼此各東
流待期六八南還展必許庚春犁地頭題
畢賜化鯨起獲白絲帶二條後日作白玉
帶二條親筆供寫在官可據化鯨扳留古
元久住隨於本月十六日化鯨報知王會
衞伊即前來邀請趙古元騎馬王會衞與
化鯨俱騎驢同由甯炳然門前經過到歡
口集王會衞未到官垂老外父于一科家
潛住一科見獲婭于養正同趙古元化鯨
王會衞俱在伊伯父于一科家會飲于養
正亦請趙古元等過伊家款待古元見于
養正年貌瑰偉又因在伊家窩住當與銀
十兩作為聘禮養正收訖仍封綽號為座
主于養正不合故違凡左道惑衆之人軍
民人等接引探聽境內事情事發屬軍衞
者俱發邊衞充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
事例凡受聘封接引打探甯炳然訪知趙
古元有黠化奇術意要訪學本月二十日

有化鯨不在官繼子卞有魁向甯炳賦說
稱趙老天見在于一科家内比甯炳賦扮
作乞丐於本年九月初二日前到于一科
家訪尋趙古元有于養正進一科家内說
與趙古元得知随令化鯨王會衡請進甯
炳賦置酒相待聚飲間趙古元在于一科
家後墻壁上又題詩一首云自信親賢四
海遊随緣遇合是名流但求能共天生志
甘與羣英盡一樓題畢命衆聯和化鯨又
不合附會和詩一首云英雄豪氣貫斗牛
掃清宇宙用賢流那時方遂男兒志淂與
君王共一樓王會衡又不合和云公若親
賢莫浪遊随緣遇合罕賢流若能淂遂天
生志舞袖揚袍拜鳳樓至晚各散俱甯炳
賦執證本月初九日趙古元與化鯨由沛
縣至新河口在於不在官高小山家宿歇
趙古元先令化鯨來尋吳朝相要至徐州
採聽事情化鯨即到王松宅内尋見吳朝

相報知前情吴朝相相遂與化鯨迎接趙古
元於本月十一日辰時到於王松家吴朝
相不合妄造妖言向王松說稱趙爺是
真人又是我恩主你可收拾齊整待他王
松亦不合允聽即將後房安排圍屏等項
擺酒相待趙古元上坐化鯨與吴朝相并
白相蔣文英及未獲張湧泉劉小泉俱兩
傍列坐席間謀議招兵舉事等情趙古元
送吴朝相銀五兩吴朝相收受本日王松
壽誕趙古元將銀二兩封送王松賀壽伊
又置酒相待比王松又不合安造妖言對
趙古元稱說我今夜做一奇夢門前結着
綵樓兩邊有獅子迎接聖人又先日我女
二姐曾夢見家有一臺上有九龍并翠花
一株又有女子八人并伊九人獨女二姐
上臺南面站立其八女在下俱不能上等
語趙古元聽說妄念益決稱說浙江及各
省直我有精兵十萬候明年二月間我先

自南來奪取揚州爾輩占取徐州阻絶運道接應大事可成等語吴朝相又不合附會妖言向王松造說趙爺有天分你可将女獻與他定然富貴王松又不合故說與夢相應伊又思起曾與先在官生員馬文熑告狀有讐要借趙古元兵力殺死馬姓全族報讐又不合輙将馬文熑全族二十二人姓名開帖遞與趙古元說稱若大事成就可将各姓名盡行殺戮替我出氣趙古元将帖付與吴朝相收執當官首出見在可據王松又不合當将在官已聘與不在官劉琨未過門十七歲室女王二姐獻出相見趙古元古元大喜遂與起獲白綵帯壹條金簪壹根趙古元将白綵帯圍作帯樣口說我成事後即作白玉帯金簪即作金鳳冠等語趙古元又賜牝馬一匹暫為聘禮王松又不合盡行收受同妻妾黄氏何氏等俱叩頭拜謝吴朝相又不合令

王松同王二姐討求封號王松與女王二
姐亦不合允從跪叩討宮趙古元稱說除
我山妻一人你即為二宮吳朝相又不合
令伊叩八頭禮謝王二姐不識討宮何事
只聽父王松及吳朝相主使及至事露當
堂鞫審王二姐又不合不行從實首舉隱
情遂將絲帶金簪縫藏在衣襟內見今搜
獲貯庫有原差經歷張國麟快手孫實證
至十二日有未獲山東賣藥人唐雲峰孟

鬍子張四并夏邑縣筭卦人劉通神各不
合俱來王松家見趙古元叩頭每人賞銀
三兩授以密語依允各散化鯨因見各處
投見人甚多恐致敗露向古元說稱老天
我輩在此倘官司盤詰將何以應古元說
稱我身帶有印密旨命我代天子訪賢即
見司道亦弗怕等語化鯨親筆供證趙古
元在王松家又題詩云久拖均平志須當
公處施重磨開世斧劈破沒求頭題畢化

鯨回家去訖至十四日又寫書一封差蔣
文英送至化鯨家拆書内云今有舍親督
府奉命征西招募官兵十千人各預給安
家銀五两能招壯士千餘者即授都司領
班能招百餘者把總欽依能招三五十丁
者旗鼓總哨内有才智過衆者另行重用
欽限庚年二月完外有蔣文英伏吹嚱耳
蔣文英在化鯨家住過三日化鯨送伊白
布一疋仍回王尚禮家潛住化鯨又來本

州復見趙古元相聚議事趙古元説稱我
已糾人上本假以征討楊應龍招兵為由
乘機暗圖大事可濟等語化鯨聽記比吴
朝相又不合向趙古元稱説白相主家本
州人王尚禮素稱好漢可去拜他等語趙
古元聽憑就令白相引領伊與化鯨於本
月十八日同到王尚禮家拜望仍回王松
家内次日王尚禮同已獲親家鄭彦亦來
回拜趙古元留茶畢散訖本月二十七日

趙古元令白相邀請王尚禮至王松家趙古元又不合向伊說稱我父陳璘是遼東總兵我要招兵在於古泉處聚齊接應父兵一齊舉事知你素懷義氣替我召集好漢待事成日封授總兵官職等語化鯨又不合向趙古元說稱可將圖舉大事實情說與他罷趙古元將前項實情向王尚禮說知又將銀二十兩送與王尚禮銀五兩送與鄭彥各又不合收受入已趙古元又

向化鯨說令太白經天陝西五山長出氣數將轉正合舉事機會我有約定兵馬候明年二月十八等日江西吉安所糧船來兵器夾雜在內先取揚州淮安次取徐州堵截新河阻絕糧運再取金陵燕都大事可成所謂二月十八日者即前詩句中六八南還展之意宜留心記之至期嚮應又說我兵自南來先使月酥在杭州武林門等候苗清送信相會起兵但看武林門上

有月酥手帖住址地方就好尋我等語化
鯨又不合聽信妖言傳說惑衆比有見獲
本縣人辛乾丘三策李世能郭三省劉允
武周學武基可觀劉思智徐州人李從林
及續獲本縣人王孔儒俱係無賴喇唬兇
徒素行結黨本月二十九日趙古元在王
松家住二十日仍回化鯨家內安插化鯨
又不合傳說古元有點化神術見今招兵
要征楊應龍圖大事在於長店等集撞遇

辛乾丘三策郭三省李從林李世能劉允
武周學武基可觀劉思智王孔儒向伊邀
說你們這狗骨頭有造化可跟我來辛乾
丘三策等聽信各不合故違左道惑衆前
例各同化鯨到於王會衙家引見趙古元
要糾集亡命舉事即將辛乾為提鎚虎靖
衛王當與辛乾銀一兩白絲紬衣一件號
郭三省為軍師號丘三策為中軍各送銀
二兩號周學武為周倉送白綾一疋見起

獲做成綾裙襖二件劉允武號先主李世能號先鋒劉思智號捨命將軍各與銀二两又與臺可觀銀二两李從林詩扇一柄履鞋一雙絲帶一副王孔儒銀一两號為涵江龍各不合無知聽信誘惑亂說替伊打探事情糾集挑河夫役流來饑民倡率搶亂趙古元與化鯨又不合同李從林議策徐州山河夾道縱兵多一時難入不若先用壯士三五百名暗進城中先將兵道州主捉縛順了即照舊供職不順即斬如太監不行先將陳太監首級高懸南門城上厲衆先將兵道州主執當外兵自不敢攻將監鋪囚犯盡行釋放厚學校恤孤貧等語甯炳然親筆首帖照證又有見獲王選原充本州堂書壞法革退伊不合被惑故違前例窩留白相在家替趙古元窺探地方事情亦與王尚禮熟識交往趙古元仍佃王松家起身據王松家僮小張見稱

說用馬送趙古元至本州下洪將行李撇
在糧船上稱回南去又據王會衡稱說王
松曾對伊說趙古元催騾往北京領招兵
聖旨去訖以後再未來徐相會至十一月二十
七日有見獲劉尚忠附搭南來座船至徐
州停住見獲武舉蔡童并王尚禮往拜劉
尚忠至次二十八日伊來回拜王尚禮又
不合哄說趙古元曉點化邪術招兵等事
蔡童亦合故違前例與劉尚忠時常在
王尚禮家晝與白相蔣文英在教場演習
刀法射箭夜同白相蔣文英在座船宿歇
四日同榻造議蔡童又對王尚禮劉尚忠
白相等說天年不好陝西地出五山訣分
五國二三月各處定要起手作亂劉尚忠
又說二月不亂定在三月等語又據劉尚
忠自寫供詞内稱白相蔣文英在座船上
曾對劉尚忠說趙古元要招兵期在二月
舉大事你可同去取功名等語要送尚忠

銀五兩為聘聽許在心又王尚禮供稱同
黨見獲白蓮教主馬登儒居住本州東北
辛貫山地方伊不合不務本等平素假以
吃齋說法妄造妖言及稱善曉符咒法水
天文兵法左道等術交結直隷山東河南
各省直門徒不止數千馬登儒又不合藏
有見獲天文兵法陣圖默化等書三冊并
推背圖歌一紙又做會意紙单二本謡詞
偈記一紙經偈二冊佛像一軸醮帖榜文

一細演習潛謀相機嚮應趙古元孟化鯨
等舉事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淮徐兵
備郭副使標下親兵王世成訪知趙古元
交結化鯨等謀為不軌秘稱近有逆惡趙
天元即陳古元久蓄逆謀遊遍海内召結
逆徒無數今遇庚子事危朝夕乞速議拯
濟生靈以保全勝等情開具手本首報本
道激以忠義諭以禍福鼓舞激勸王世成
願効死命以報本道先賞銀五兩安家摟

以密計令其陽為入黨陰行探察白相蔣
文英信息本道覆加秘密細訪間寗炳然
亦將前情具狀首稱為舉報反亂事二十
七年九月初二日本集衛民孟化鯨內有
南人一名趙古元假充舉人未三日又遷
至歡口集比王會衛外父于家潛居月餘
炳然聞知生疑即假作乞丐向于宅乞食
探訪古元是何等人作何事及見面時古
元等惡行毆詈稱說伊乃閣老之姪陳總
兵之舅訪賢西征期於二十八年三月內
動兵切思事出異常關係匪輕不敢隱匿
為此舉報等情赴本道首准案候併訪間
又趙古元作歌號令云二月二龍擡頭鎮
守的衆將軍齊來到五鳳樓先占秦臺為
根由選令李奎去徐州截糧運殺各侯那
時節一統天下方顕你戒弟兄手段又造
逆榜文云二國主三峰頭驅朱王聖旨頒
行海內軍民人等知悉真寇煽禍朝綱煙

塵突起四野豚犬橫行殿陛奴狗血食八方聖王治世每十分而取一分尤恐民窮令朝中聽讒竟十分而取十一尚曰不足致使天變於上非湥而即旱民窮於下斗粟值金朕居登雲右土目覩下民之苦寢食俱廢日夜不安於上元甲子祭天拜地有南順人親提八路雄兵以救黎民倒懸生擒內奴分內賞軍活捉奸臣取心下酒與爾小民秋毫無犯勿得驚懼有能舉文武全才者賞銀一千兩聽封官爵有能舉術士一人者賞銀七百兩有能舉勇士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聚義兵百人者賞銀三百兩每人每月給銀五兩待元甲日期八路兵齊但看山頭黃旗為號的不虛示又詩云幼主十虎出豐都烟火凌空接外胡燕鵲問窠何處有鷄犬尋室舊主無帍居秦臺十六將豹戰望華九萬卒若還要見文明世臣讚唐王收五胡俱留付化

鯨鯨期粘貼化鯨又不合聽信妖言粘貼
本方華山二郎廟碑上地方侯偉揭首存
證又豊沛界石碑上粘一紙帖內稱葛家
口領兵官黃猷奉天爺聖旨帶領三千兵
限本月十二日在新河口奪糧拜上楊總
兵早到接應毋遲等語原差捕快詹瀾豊
縣快手王沛地方尹從常見揭存證又徐
州張知州沛縣羅知縣徐營金遊擊各揭
報委果有[illegible]亂情由而山東單縣河南永

城夏邑及碭山之間賊首唐雲峰劉通神
等聚衆四五百人強借富民銀米食用及
要不在官監生陳管見宅舍屯棲賊衆本
生禀報碭山縣及會永城縣官兵捕捉等
情到道併行問唐雲峰探知消息誤疑豊
縣申報即寫一帖內稱字拜繼山孟大哥
宰明宇臺楚峰王惺宇淂知令有倪縣官
暗申兵道有名二十四人今要訪拏特約
諸公至陳家口相會等語寗炳然親見原

帖執證唐雲峰等遂將晉安口即陳家口
窠穴房屋縱火焚燒四散見今緝捕本道
一面申報各院及移文隣近潁州揚州并
山東濟寧曹濮睢陳各道隄防策應一面
差標下中軍陳指揮同本州阮吏目密將
王尚禮捉獲并起出本犯往来隱語密書
一封内稱徐州一路俱已齊備人馬相堪
及主將是何人等語手札見在鐵鬫刀一
把鐵鎗一根腰刀三把角弓三張[illegible]箭九

枝羽箭三十一枝箭壺一箇大木棍二根
獅補一副角帶二條官展翅一副大帽補
服各一件馬尾巾一頂玄色羅進士巾二
頂青鸞帶一條并逃犯蔣文英被套一箇
内盛紅絹綿被一床青布鞋一雙梳籠鏡
連包併王尚禮解道審據王尚禮供出同
黨白蓮教主馬登儒姓名在官將王尚禮
發訣州收禁白相蔣文英聞風先行逃走
不知去向至二十八年正月初八等日蒙

差快手詹瀾范奎王納諫王從貴朱恵劉
桂劉受中張朝侯梅等分投潛伏逆黨窠
穴計圖一時齊擒又資遣許同知與本道
標下武舉哨官倪化鯨同金遊擊差去指
揮魏廷璋率領營兵及徐州張知州差去
沓快閻三省等前往豊縣歡口集等處策
應防護及令標下中軍指揮陳弘道整點
兵馬防守城池居中調度擒拿閻王孔儒
見潯事發又不合於本月十一日逃往河
南永城縣躲避去訖比化鯨又不合拒捕
輙拿見在觧手尖刀一把照快手范奎刺
來當被伊用鉄棍隔過一齊上前將化鯨
與本縣王會衙幸乾于養正臺可觀丘三
策周學武李世能劉思智劉允武及將徐
州吴朝相王松王二姐鄭彦李從林王選
俱陸續捉獲押解前來又將白蓮教主馬
登儒并前項天文兵法陣圖等書及做會
意旨单二本湿詞偈記一紙經偈二冊佛

像一軸醮文榜帖一綑俱起獲行走間郭三省騎坐馬疋身帶腰刀一口潛來本州窺探亦被捉獲并見在刀馬俱押觧本道一面刋𤼵告示安撫軍民止擒渠魁並不株連窮究但有脅從黨與准其出首免罪一時人心俱已寧帖隨又會同管理徐倉周郎中管理中河劉郎中管理徐營叅將事金遊擊當堂審據各犯供吐真情并搜獲孟化鯨家見在透甲鎗一根觀音課一本武經一本花琉璃拜匣一箇茅銀一塊點化藥一包并前綠花綾夾襖一件白絲帶二條王會衞家見在大鎗一根剁刀鎗一根小鎗一根角弓一張六壬課一本

皇明通紀八本并前香色綾襖二件于養正家黑桿鎗一根小鎗一根新折去頭鎗桿一根并王松家起獲原收寄趙古元馬尾進士巾一頂紹興銅鏡一面玉色綿紗道袍一件月白湖羅衫一件油綠道袍一件青

線紬夾襖一件白線紬衫一件白綿紬衫
一件生黄絹衫一件玄色叚一疋黄絹一
疋玉色綺羅裙一條白湖羅褲一件黄絹
褲三條白綿紬褲一條白綿紬小汗衫一件
布襪三隻布鞋一雙舊絲帶緑縧香囊三
件手巾四條銀袱二箇拜匣一箇皮箱一
箇餘物俱王松聞事發先行焚燬訖并豐
縣申送鄉民侯儒等原揭趙古元偽榜一
張地方尹從常原揭首黄猷約會舉事卜

浮帖一紙俱驗明貯庫蒙本道參看得逆
賊趙古元雖係大俠猶屬么麽乃輙敢窺
伺
神器隱冐名籍携帶黠化之重貲遍遊海内廣
結豪俠召集亾命包藏禍心謀為不軌蓋
自二十五年冬起至今止已幾三年矣陰
謀日久羽翼已成倘其覺發稍遲延至元
宵期會則孟化鯨王會衞等弄兵於豐沛
之間唐雲峰劉通神等揭竿於永單之境

劉尚忠王尚禮馬登儒等起兵於徐郡之郊而渠首趙古元則總大兵於兩浙江南地方一處倡起各處響應匪特竊據郡邑城池屠戮官民生命且將焚燬糧艘阻絕運道心腹受患四肢坐困非若邊徼有警係在一隅調兵轉餉尚易勦除者比其為

社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今幸天人協順先期伐其狡謀以故兵不血刃悉縛群雄於庭下矢未扣弦解散餘黨於域中幾危之重地已安反側之人心遂定此皆仰荷

皇上洪庥當事福庇之所致耳及審孟化鯨等供報反逆情形已著於聘贈禮物題留詩句及所通書札名號之中至於王松惑於夜夢乃其獻女王二姐與趙古元而趙賊輙許為後宮賜名玉帶金冠尤其彰明最著者王尚禮既已交通趙古元又出本家所蓄教師白相蔣文英相會而劉尚忠蔡童亦復往來王尚禮之家且與白相蔣文

英學刀較射宿處同榻其為逆黨又復何
辭既經多官公同會審質證已明寘之重
典均屬不枉但渠魁趙古元先期邀遊各
省不知向往元兇未擒貽禍深為可慮亟
應多方懸賞捕獲以除禍本合無俯賜調
發官兵防守徐州重地一面速行具
奏及移文各省直撫按衙門督行司道嚴行
捕緝務在得獲并一面申飭武備仍宿重
兵於咽喉要害處所以為防範銷弭之計

庶重地可安而
宗社可固矣具由通詳蒙巡撫軍門李都御史
批據呈各賊逆狀已著但首惡趙古元尚
未拏獲此賊往來徐淮境内各賊必的知
其行止該道嚴鞫細探務得真跡差人密
捕至於二國主告示一張尤為各賊不執
的據俱要查收貯庫本院業已星馳赴徐
已獲各賊該道究招明確本院面審方敢
具

題大逆解奪又蒙巡按安御史詳批據報逆
黨就擒反側已定此地方之幸也但元惡
脫逃禍根尚在不無可憂該道其嚴行緝
捕務期淂獲更飭武備以保封疆餘如議
行繳又蒙巡鹽應御史詳批據報匪獨擒
其黨已伐其謀戻仍宜殲其渠魁以絶禍
根餘候會各院
題行繳又蒙巡漕佴御史詳批難端初見逆
黨成擒該道之英畧足嘉矣然必獲渠魁
而後無遺禍也仍行嚴緝并飭防範候招
成至日會
題繳又蒙巡按安御史憲牌發道行委多官
會審明確具招詳報以憑會
題等因蒙道備行淮安府許同知張推官公
同會審詳確具招解道審奪依蒙提取化
鯨等到官公同徐州張知州會審明白蒙
各官會看淂趙古元乆蓄異志潛肆妄謀
善能燒煉假銀召集亾命自稱宋朝後裔

扇惑人心號王氏女為二宮許諸不逞為
軍師釁孽已萌逆情漸露亟宜訪擒以杜
亂本孟化鯨尊崇逆首妄意偽封邀結群
宄聚謀倡亂律所不赦者也王會衞王尚
禮王松吴朝相馬登儒辛乾立三策劉允
武郭三省李世能于養正劉思智劉尚忠
蔡童皆心懷不軌黨惡為奸或暗聚烏合
而乘機舉事或假名教主而包藏禍心叛
期已約庚春彀勢徧聞遠邇審俱明悉俛

首輸認內周學武勾引河夫萬時和容留
久住表義圖讚作中鄭彥往來拜望王選
私會逆徒雖各犯不招別情均非善類事
干重大未敢輕擬除元宄另緝外未獲餘
黨無知小人相應諭令自新免致株連等
因具由呈詳淮徐道蒙批據審各惡逆謀
顯狀已為詳悉但趙古元挾點化奇術遍
遊省直延攬英雄包藏禍心謀為不軌者
十年上年曾先在永城縣山城集僧當喜

房內同白相蔣文英窩住召集亾命被訣
縣生員劉洪範首發驅逐及訪李師周占
卜觖望情節未曾審出又化鯨先招趙古
元於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化鯨家盤
桓數日不知王會衡何日請至伊岳父于
一科家亦未供說明白及十九日古元同
化鯨來徐投王松店窩住乃八月十九日
也詳文乃稱九月內先後互異又古元留
銀與化鯨會衡在縣招結豪傑未見審出

銀鍛及招有兵鍛若干于養正丘三策臺
可觀辛乾等原受聘禮的鍛若干又據化
鯨供稱劉尚忠為古元差來頭目又稱係
義子奸細孰為的確及審甯炳然又自寫
供帖稱李從林為古元心腹有結黨殺害
內府之語會同王會衡受古元扇履等物
亦未曾審出前後情節尚多脫落顛倒事
干
題奏最宜詳慎仰許同知張推官公同將先

後獲到一應犯證通提覆審詳確具招速
解審奪依蒙併行間本年二月初一日蒙
本道憲牌訣蒙撫院白牌仰道即將賊犯
孟化鯨等但係此起人卷等項限明日解
院審問毋遲蒙道將化鯨等一干人卷於
本月初二日解赴巡撫李都御史詳審當
蒙憲牌內開奸賊孟化鯨王會衛王尚禮
吴朝相王松馬登儒等附會趙古元等妖
書妖言惑衆倡亂情節重大牌行徐頴二
道會審招解備蒙牌仰趙運同即便會同
許同知并四府理刑推官將单開存留見
獲賊犯孟化鯨等提取到官逐一隔別細
加研審務得真情有罪人犯依律具招限
本月初四日連人解詳兩道覆審轉解赴
院覆審奏
請定奪施行毋得枉縱訣蒙徐頴兩道會牌行
委各官會審招解蒙盧鳳淮揚四府運同
趙坰同知許一誠推官蒙而鎡王家相張

時孫徐鑾遵依會審親詣徐州公同該州知州張執提取化鯨等一干人卷到官逐一會審各情明白看得孟化鯨王會衡王尚禮吴朝相王松均以闤闠么麼包藏禍心結搆兇逆騰播妖言逆首趙古元者自以宋朝後代生有異姿久蓄不軌之念將發大難之端易名而遊四方撢金而結亡命流寓豐碭潛至房村題詩見志顯為不道之詞偽帖招兵濟以妖邪之術而孟化

鯨等遂欲藉此搖惑大衆釀成禍亂稱世道之將變尊古元為真人聚黨成群互相扇動至於王松以親女許婚云惑九龍之夢吴朝相為王氏媒引令乞二宮之封何物小醜妄肆狂悖趙古元且懸示通衢自稱國主邂逅群小輒捷將軍其謀情暴白反狀甚真而踪跡詭秘潛匿不止一方附翼衆多奸黨不啻數萬所當通行各省直嚴行緝捕殲厥渠魁永絶禍本孟化鯨等

五名雖共謀之事未彰妖惑之狀已著依律駢斬夫復何辭馬登儒自稱白蓮教主聚徒千人藏蓄妖書僞造偈記若推背圖陣法圖豈道人之所宜有依妖惑律斬亦當其辜若辛乾丘三策劉尚忠鄭彥郭三省于養正臺可觀李世能周學武劉允武劉思智王選蔡童李從林或市井酒徒或流浪遊客則又慕趙古元黠化之術爭爲結識之人而古元一見即餽以財物得其

懽心本皆妖言之黨宜在駢斬之條但所附從者爲黠化邪術姑引例發遣庶以安反側而定人心蓋礦稅紛紜之秋正奸雄觀望之際而徐州南北都會糧運咽喉故趙古元欲扼險據要圖興大事而群小逞狂隨聲附和妖言蝟起萬室驚惶若非天敗其奸陰謀預洩相機緝捕惡黨就擒則以妖異之流言鼓易搖之衆聽乘人情之觖望成意外之逆謀即黃巾赤眉之禍立

見於目前望屋横行之勢難免於今日事變呼吸可為寒心趙古元雖未擒而倡言首悪各訖芟夷不煩兵力不動聲色遂破逆黨之謀坐免一城之酷其緝捕員役各應優敘賞勞以示激勸萬時和圖財容留居住袁義受賄引領作中均應擬徒其王二姐委係女流無知釁由其父姑擬徒官賣劉尚忠合候拏獲趙古元至日方行僉遣庶三尺咸淂其平而奸人無所漏網矣

取供問擬孟化鯨王會衛王尚禮王松吳朝相馬登儒依造妖言惑衆律皆斬辛乾劉尚忠鄭彦郭三省丘三策于養正周學武李世能臺可觀劉思智劉允武王選蔡童李從林俱依左道亂正扇惑人民為從者律各減杖一百徒三年照例蔡童係舍餘發邊衛充軍終身辛乾等十三名係民俱發口外為民萬時和袁義王二姐俱徒罪具招呈解兩道覆審詳批據招趙古元

久蓄逆謀遨遊海內布散妖言召集亡命
反形已真但孟化鯨等受聘附謀扇衆倡
亂事雖未行形實已著分別坐以妖言惑
衆及左道惑衆律例果否相合至於劉尚
忠蔡童在王尚禮家同白相蔣文英聚飲
學藝及尚忠窩藏白相蔣文英在船四日
同榻造議情節多從刪漏與前詳不同而
續獲臺可觀及甯炳熙供出李從林俱為
古元心腹俱受聘禮招內未見敘出而中

間情節尚多錯落事關
題奏難以允轉仰趙運同許同知會同各推
官查照本道前後駁語覆審明確招詳依
蒙會審閻豐縣快手閻文藩等將王孔儒
緝獲該縣具文申解兩道詳審王孔儒供
吐素行喇唬聽王會衛誘惑接受聘銀綽
號前情是實當蒙牌發各官會審明確依
律議擬併招解詳立等轉解施行依蒙行
提王孔儒并化鯨等到官又該趙運同等

叅酌律例究審招情細敘明白看得孟化鯨王會衡王尚禮吴朝相王松馬登儒附從趙古元流布妖詞惑衆兆亂一斬誠未盡辜然興謀造意潛圖大事者獨趙古元一人孟化鯨等因而蜚語相扇意雖不軌事則未行幸天道神明殛此逆黨罪人就擒剹萌早杜引妖書妖言惑衆律斬仍應

題

請臯示以震懾餘孽永靖地方辛乾劉尚忠鄭

彥郭三省丘三策于養正周學武李世能臺可觀劉思智劉允武王選蔡童李從林與續獲王孔儒市井遊民趙古元誘以奉督府明文募兵西征既愚衆人之耳目且詐為幻術稱善點化此輩既利其招兵之財又信其虛妄之說為之附從乃其本情輕縱則無以懲奸駢死則情可矜疑依左道惑衆接引打探例究遣分別二罪上以伸

國法下以安人心衆酌情律似非枉縱萬時
和衷義王二姐仍照原擬徒贖允宜取供
具招連人卷呈解兩道檢閱招情覆審無
異訣兩道會審浔孟化鯨王會衡王尚禮
吴朝相王松馬登儒均以鷄鳴狗盗之雄
素為豕突鴟張之行黽逐逆惡之厚利結
黨成群蟻附狂逞之奸謀妖言惑衆有元
兗趙古元者冒宗前代豪㒵異姿挾黠化
之妖奇黄金結客納逋逃之淵藪白馬盟
心竊茲沸咢之秋肆彼揭竿之志屢迯名
而易姓實朝越而暮燕謂庚子為首難之
端卜豊沛為興王之地周流永碭出没彭
城偵知孟化鯨王會衡等素悉綿書兼諳
兵畧定交杵臼自云魚水之懽枉駕夷門
遂托梟獍之計賦詩見志默定三窟之經
營感夢約婚偽署二宮之位號或稱我奉
睿旨代天子訪賢而聞者心降或稱我奉
明旨征楊嶲招兵而見者景附出榜文則

自稱朕主明為不諱之詞以揺動人心宣
號令則動稱將軍陰為不軌之謀以阻絶
運道隱情客計孟化鯨王會衡之供詞一
一有據反狀逆形王世成甯炳然之稟首
鑒鑿可憑先後設謀盖已多年省直黨與
何啻數萬倘令謀蓄而不敗或事敗而稍
遲則羽翼已就滋蔓難圖所為荼毒生靈
震驚
宗社將有不可言者矣茲幸仰仗

皇上威福當事籌畫逆黨俱已成擒而先嚴必
至奪氣又蒙本院通行申飭已伐彼不逞
之奸業駐節徐州頓安彼反側之念袁鐘
既為預戒霸霰或保無虞弟趙古元為海
内大奸必不肯甘心鼠竄此惡一日未
剪則隱禍一日未除除本道差指揮仇國
臣魏廷璋等四員帯領兵番及熟識眼犯
袁義等分投各省直緝捕外仍應通行各
省直官司併力緝捕以絶禍本者也孟化

鯨王會衡王尚禮吳朝相王松馬登儒等六名節經各官會審情真各已俛首伏罪無詞合照妖言惑衆律駢斬梟示以寒逆魄以消亂萌鄭彥蔡童辛乾于養正臺可觀郭三省丘三策周學武李世能劉思智劉允武李從林王選劉尚忠與續獲王孔儒等十五名原聽孟化鯨等之扇惑餌趙古元之賄利遂信為征西招兵輒附入黨與盖亦無知被誘者姑從末減引例待事

平歲遺萬時和袁義雖未同謀然始而不查來歷既而不行首發律合併徒仍責令緝捕趙古元獲日贖罪王二姐孽由父作原未成婚姑擬徒官賣庲

國法可申而人心可安矣今蒙將化鯨與王會衡王尚禮吳朝相王松馬登儒問擬依造妖言惑衆者律皆斬鄭彥蔡童辛乾于養正臺可觀郭三省丘三策周學武李世能劉思智劉允武李從林王選王孔儒劉

尚忠依左道亂正扇惑人民為從者律各
徒罪蔡童引例充軍鄭彥等編發為民萬
時和依知情藏匿罪人與袁義依誆騙人
財者律計贓與王二姐依知而不首各徒
罪具招連人呈解李都御史處詳批據招
趙古元雖未擒獲與見獲孟化鯨等凡相
會相語皆屬逆情至如謡言號令偽示反
詩一一有據則古元真為羅之首矣化鯨
等受贓附奸傳言惑衆辛乾等深相結納
妄許招兵擬以妖言左道之律是否盡其
辜也又劉尚忠不知來自何許搭船至徐
蔡童王尚禮先為往拜而尚忠次日答拜
既未見趙賊之面又未受趙賊之贓應否
同罪係干

題請大獄務要事得其實情當其罪必詳必
慎毋枉毋縱仰兩道再會行多官斟酌妥
確其招內之語前後不合更須刪摘簡當
另招速報妖書偽示等件查驗明白一併

封送以憑咨部查考備崇兩道牌行各官
會同將孟化鯨等一起賊犯招由查照批
駁詞語原情擬罪是否律例相合務要事
實情真斟酌妥當作速具招覆詳兩道以
憑會議轉詳此係
題請大獄必詳必慎毋枉毋縱崇趙運同等
遵依會同將化鯨與王會衞辛乾等通提
到官覆審得趙古元招誘亾命謀逆甚真
以重利啗孟化鯨等令其倡妖惑衆亂形

已成然後彼淂秉釁舉事趙古元之造謀
的係反逆孟化鯨等之附和不過妖言引
妖言惑衆皆斬情與律協委非輕縱辛乾
等市井惡少見古元募兵多銀係黠化所
成又以征楊應龍為由率衆黨附其事有
因其情可原合引例遣劉尚忠來自常州
武進縣遨遊徐州王尚禮蔡童等往来交
拜演習刀兵又與蔣文英白相寢食舟中
亦辛乾等之流也但未受古元之財不過

為王尚禮等誘惑姑免引例依律擬徒俟
捉獲古元之日另行議配萬時和袁義王
二姐仍照舊擬徒不枉取供具招覆詳到
道檢閱招情覆詳無異蒙兩道覆看得趙
古元遨遊海內糾結亡命者十年指以征
西招兵為由約期舉事謀為不軌據孟化
鯨王會衞甯炳然之親筆供詞確有指據
而逆示反詩尤其罪案之最彰明顯露者
蓋古元之逆惡真無所容於蓋載矣亟宜

緝獲以伸法典以絕禍根孟化鯨王會衞
等受賄附謀妖言惑衆雖端固未大發亂
形實已彰著姑照妖言惑衆律皆斬仍請
梟示亦足當厥辜辛乾等市井俠猾逐利
若膻一聞趙古元征播招兵輒相呼引黨
附謀雖不逞情實被誘引例遣配亦非輕
縱及查劉尚忠籍係常州遠遊彭城既主
於王尚禮之家復與白相蔣文英學刀較
射宿處同榻其必非善類可知及獲偽榜

有南順人提兵之説而尚忠適自南來久住此中踪跡詭秘大屬可疑擬與辛乾等同罪似非枉濫但本犯止供認聽受白相之許而實未受趙賊之聘尚爾執辯難以深求姑照本律擬徒免其引例發遣侯緝獲趙古元白相之日面質的確另行議處萬時和袁義王二姐仍照原議徒贖萬時和袁義責令緝捕趙古元獲日贖罪情法俱各允服依招罪犯議得孟化鯨等所犯

孟化鯨王會衡王尚禮王松吳朝相馬登儒俱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皆斬俱秋後處决辛乾鄭彦蔡童于養正臺可觀郭三省丘三策周學武李世能劉思智劉允武李從林王選王孔儒劉尚忠俱依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扇惑人民為從者律萬時和依知人犯罪藏匿在家者减犯人罪一等律王二姐依知而不首者律與辛乾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袁義依誆騙人財者計

贓准竊盜論免刺八十貫律杖九十徒二
年半辛乾等俱有
大誥減等辛乾等十七名口各杖一百徒三年
衷義杖八十徒二年辛乾鄭彦于養正臺
可觀郭三省丘三策周學武李世能劉思
智劉允武李從林王選王孔儒劉尚忠衷
義俱民蔡童係舍餘萬時和係承差王二
姐係女各照例辛乾與蔡童等十四名免
其徒杖蔡童拘妻僉解定發邊衛充軍終

身招達兵部知會辛乾鄭彦于養正臺可
觀郭三省丘三策周學武李世能劉思智
劉允武李從林王選王孔儒俱發口外為
民各僉妻解抄招解赴户部編發劉尚忠
情尚可疑姑照本律擬徒俟捉獲趙古元
至日另行定議萬時和納贖衷義王二姐
審俱無力衷義免杖定發衝要驛分照徒
年限擺站滿放王二姐決杖一百餘罪收
贖完日官賣首實王世成甯炳賍省放應

役寧家萬時和單役為民孟化鯨等六名
係重刑牢固監候詳決仍請
特旨梟示以懾餘孽其有功員役酌量叙録施
行照出孟化鯨等六名係重刑蔡童克軍
辛乾等十三名為民俱免紙萬時和官紙
銀三錢王世成甯炳貺各告紙銀二錢五
分劉尚忠袁義王二姐各民紙銀一錢二
分五釐并萬時和贖罪米三十五石每石
折銀五錢共銀一十七两五錢王二姐鈔
價銀二錢二分五釐袁義鷊受趙古元銀
一两及趙古元原與孟化鯨銀五两王會
衞銀五两王尚禮銀二十两鄭彦銀五两
吴朝相銀五两八錢王松銀二两于養正
銀十两辛乾銀一两郭三省丘三策劉允
武李世能劉思智臺可觀各銀二两王孔
儒銀一两俱合追入官王松原浮趙古元
牝馬并郭三省馬共二匹合行變價并官
賣王二姐價銀及起獲孟化鯨原受趙古

元緑花綾做成見在夾襖一件白縧帶二
條并透甲鎗一根尖刀一把觀音課一本
武經一本花琉璃拜匣一箇茅銀一塊樂
一包又在王松家搜獲趙古元原寄馬尾
進士巾一頂紹興銅鏡一面玄色雲段一
疋青線紬夾襖一件油緑道袍一件玉色
緺紗道袍一件月白湖羅衫一件白線絹
衫一件白綿紬衫一件黄生絹衫一件玉
色綺羅裙一條白湖羅褌一條黄生絹褌

三條白綿紬褌一條白綿紬汗衫一件黄
生絹一疋布襪三隻舊縧帶緑縧香囊三
件手巾四條銀袱二箇拜匣一箇布鞋一
雙皮箱一箇并女王二姐原受趙古元見
在白絲帶一條金簪一根周學武原得趙
古元白綾一疋做成裙褌二件辛乾原得
趙古元白縧紬衣一件王尚禮鉄闌刀一
把鉄鎗一根腰刀三把角弓三張號箭九
枝羽箭三十一枝箭壺一箇木棍二根獅

補一副角帶二條展翅一副大帽補服各
一件馬尾巾一頂玄羅巾二頂隱語密書
一封青鸞帶一條王會衡原得趙古元香
色花綾一疋做成見在夾襖二件并大鎗
一根剁刀鎗一根小鎗一根角弓一張六
壬課一本
皇明通紀八本于養正黑桿鎗一根小鎗一根
折頭鎗桿一根李從林原淂趙古元詩扇
一把履鞋一雙絲帶一副郭三省腰刀一
把豊縣鄉民侯偉揭淂趙古元偽示一張
蔣文英被套一箇內紅絹綿被一床青布
鞋一雙梳籠鏡連包馬登儒家搜獲天文
書一冊兵法陣圖書一冊燒煉妖書一冊
推背圖歌一紙做會意旨單二本淫詞偈
記一紙經偈二冊佛像一軸醮帖榜文一
綑趕獲趙古元原寄放湯豹家斬馬刀一
口俱發徐州官庫收貯紙贖贓并官賣王
二姐價銀并王松郭三省各馬價銀兩聽

候支解兵器鎗刀弓箭等件妖書偽示俱
備照通取實收收管繳報未獲脫逃趙古
元寇良相苗清白相蔣文英唐雲峰劉通
神張湧泉劉小泉孟鬍子張四何承齋閻
西樓俱嚴行軍衛有司巡捕巡司官兵多
方緝捕候獲日另行招報萬時和納銀批
劉追塗附卷袁義等原受趙古元猪腿金
酒等物俱免追餘無照等因招解到臣據
此案照先據淮徐兵備道呈報徐州豐碭
之間有賊黨趙撫民唐雲峰孟化鯨等造
作謠言謀發大難緣由到臣該臣已經會
同總河巡按諸臣一面具本題
報一面行淮安大營都司調發官兵一千前赴
徐州聽該道分布調遣又於十五日遣牌
假以閱視兵馬防護糧運臣自十七日由
泰州起馬巡歷淮徐地方逐次節據淮徐
兵備道揭報拏獲賊黨孟化鯨等二十餘
名供稱首惡趙古元多變姓名冒籍浙江

蘭谿義烏人語音又似蘇常人容貌異常
招集豪傑糾合徐州等處賊黨并白蓮等
教許納王古泉女為二宮又稱有精兵十
萬夾雜吉安所糧船內又寫書孟化鯨召
兵十千約以二月二日各處兵馬八路一
齊起手先取揚淮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絕
糧運次取金陵再取燕都大事可定等語
訣臣看得孟化鯨等供稱首惡趙古元係
去條来南北未定招集亾命動稱搶奪糧
運敢舉大事即未否虛的但當此地方多
事人心思亂之時恐有不逞奸徒潛謀附
合淮徐地方官兵分布已定而瓜儀揚州
實為漕運咽喉且當糧艘盛行亟應預備
牌行原任狼山副總兵王鳴鶴將調赴川
湖官兵三千暫留數日以一千屯住揚州
訣總自統與參將表世忠協守以一千屯
住瓜洲以一千屯住儀真俱委原領官目
防禦仍差伶俐家丁四散糧船幫內偵察

如有逆謀踪跡用計密拏固不得張皇輕動亦不得以轉任推諉惟看徐州動靜以為行止又移行南京內外守備兵部兵科操江衙門及隣壤應天山東河南各該撫臣共加防守協力擒拏又分行各該地方道府有司軍衛將領等官於緊要關津把隘去處嚴加譏察臣於正月二十九日抵徐州二月初一日撥白牌提取已獲孟化鯨等一千人卷解審於初二日面鞫各犯

皆係附會首惡趙古元等妖書妖言惑衆倡亂潁州兵備楊僉事亦至徐州隨牌行淮潁二兵備道會審將重情渠魁查照律例正以典刑其餘無知脅從悉從寛處仍遍行出示並不深求盡令解散一時闔境人心始復帖然無事前暫留王副總兵之兵不過示以先聲以懾群醜之魄隨行該總星夜統押前赴援川去訖今據淮潁二道將各犯情罪再三勘問前來該臣覆審

相同謹會同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文璧應朝卿佴祺叅看得孟化鯨等皆市井狂徒失業怨望當此水旱頻仍之後重以賦役繁興之擾計不聊生皇皇思亂故趙古元得以錙銖徼利要結其心使之傳布妖言熒惑視聽蓋趙古元立意甚深設謀甚巧始以術愚化鯨等令人心搖動亂形已成然後乘機遘會思圖一逞此誠大奸巨猾謀逆之首

惡也若化鯨等初利其財終墮其計同聲附和妖語沸騰雖起亂之機一揆而造謀之因稍異王松就木殘魂造言妖夢馬登儒喫齋事魔黨與數千惑衆有徵流禍匪細辛乾等競聞督府招兵之説又希異人點化之術附從援引尤為古元所愚若提槌虎溷江龍等項名色多係綽號不干偽封古元深謀秘計原不與聞既係多官會審再三叅酌情律擬化鯨等六人皆斬其

餘分别遣徒按律反逆重情皆處以極典
夷及五宗然必有圖危
宗社之實攻陷城邑之事或事權重大勢有可
藉或憑託親近機有可乘方蹈無將之戒
亟服上刑之科若萊傭屠子賈豎販夫喪
心猖狂信口謗詈則妖書妖言之律所由
設也且徐沛風俗強悍亾命叢集株連蔓
及實繁有徒自各惡就擒之後正人心惶
惑之時轉相驚疑訛言日至寬之則自行

解散急之則益堅讐敵臣反覆思維夙夜
籌度故莫如鎮靜之中默寓消弭之計戮
孟化鯨等六名仍梟示郭門以彰
國法以懾餘黨辛乾等十四名各行編發以
示寛政以安人心其餘聽信惑誘者大開
前禽之網並許更新之路市廛無驚四民
安堵此臣等長慮而却顧非敢養殃而玩
寇也若趙古元者乆蓄邪謀横招亾命狡
爲欲肆窺竊之奸居然已負夷滅之罪但

今方且鼓煽於四方未即甘心以竄伏陰謀未已隱憂斯在所當嚴行省直地方協力擒拏必磔此賊以除禍本又照兵備副使郭光復真心任事竭力效忠折逆謀於未發定變故於斯須其功不在於擒孟化鯨之屬以靖一方而在於破趙古元之謀以弭大亂若管徐邳叅將事遊擊金一清淮安府同知許一誠推官張時顯徐州知州張執沛縣知縣羅士學淮徐道中軍大河衛指揮陳弘道或先事預防或相機擒捕保全地方幸無失事應否優叙未敢擅擬該道親兵王世成及甯炳然等風聞首發及諸應捕員役用命效勞該臣等各行分別犒賞以示激勸此則臣等撫安地方之一節保全天下之一隅耳若

皇上收拾人心之機消弭禍難之本則臣等前疏已具無復他詞伏乞

聖明

勅下部院覆議上
請將趙古元通行捕拏孟化鯨等六名
特旨梟示決不待時其餘脅從之黨悉從輕宥
庶不逞之邪謀既潛消而黙奪反側之人
心亦易危而就安矣除將妖書客劄偽示
反詩等件封送刑部查考外縁係大奸謀
逆惡黨就擒懇乞
聖明誅渠魁以正
典刑安反側以杜禍亂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張政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具題三月二
十一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田樂據揭題
請奉
聖旨是首惡趙古元等着各該撫按嚴行緝拏
正法不許縱脫脅從的遵照前旨宥免仍通
行申飭邉腹督撫等官用心防察奸宄以靖
地方如玩視忽畧的有事重治不饒欽此四

月初十日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蕭大亨准
兵部咨題請奉
聖旨孟化鯨等着便處決梟示辛乾等依擬發
遣發配杖贖發落未獲的着各該撫按嚴行
緝拏正罪欽此

報援川貴官兵起程疏

題爲夷氛甚惡
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
將兵以圖底定事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
七日據署揚州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呈
稱依蒙查得援川官兵三千俱於狼山摠
港大河等營內挑選完足況係兵部減餉
應銷之數糧餉已無若照王副總兵所報
浙省西援官兵一應安家行月糧銀數目

大約每兵一名給安家銀三兩路費銀二兩總哨等官或五六兩七八兩惟各兵行月糧銀日支五分并總哨旗牌掌號隊什及油燭柴炭一切廩給犒賞之費似屬過多相應酌減且今又無可動錢糧及查該鎮開稱西征官兵糧餉安家路費隨征器械等項恐淮揚錢糧難似彼中多寡乞要将無處銀兩敘入文内俟到彼中請支扣筭今議於兵部取觧四川馬價十萬之内

酌量借給今照所調三千内兵二千五百名每名行糧銀三兩安家銀二兩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家丁一百名願随征二百名該鎮俱作為親兵俱應稍從優厚每名給行糧銀三兩安家比兵各加銀一兩共銀一千八百兩火器手二百名每名給安家銀二兩行糧銀三兩共銀一千兩統兵将官路費銀六十兩沿途犒賞銀四百兩千總三員各給銀二十兩名色把總五員

各給銀十六两鄕導總練奇正并火器把總六員各給銀十二两哨官二十五員各給銀十两旗牌占候醫藥等官八員各給銀八两此外又有馬匹日支廪給紙劄油燭醫官藥餌等費及一切軍火器械旗幟戰馬等項共約該用銀二千七百餘两以上通共該銀一萬八千两作速給散督令刻期起行若軍器火藥及旗幟鳥銃等項製造不及仍行揚州府儘將見有者查給照數扣銀補造等因據此該臣看得應援各官兵原係在營調發不比新募如何又議給安家銀两且路費及旗幟馬匹等項俱屬過多當此民窮財匱之日須萬分節省為是批行該道作速另議停妥詳報去後續據該道呈詳應援官兵安家行糧及旗幟等項先查浙省事例過多故為酌議減削所給已去其半且各兵入川程途萬里雖係各營見在應撤之數然諒無嬴餘

安家之資至如東征撤回之兵則皆枵腹待哺之輩若給餉太少恐不樂行反為不便查前歲東征之兵每名七兩今已減去二兩合無再量減五錢無論安家行糧每名總給銀四兩五錢計兵二千七百名共該銀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兩家丁三百名內有原係在營願隨者二百名仍照原議與兵一體支給該銀九百兩其該鎮原自川貴帶來親丁一百名每名量加銀一兩

共銀五百五十兩千總三員各給銀八兩名色把總五員各給銀七兩家丁奇兵火器總練嚮導把總六員傳號旗牌旗鼓占候醫藥等官共十四員各給銀六兩哨官二十五員各給銀五兩哨探官二員照兵支給統領將官給銀四十兩馬二匹銀三十二兩至於火藥旗幟軍器鳥銃籐牌火箭鉛子藥餌等項不下七百餘兩今俱難照數支給總計約銀五百兩仍查府庫見

有軍器湊用以上通共銀一萬四千四百
四十两比前減去銀三千五百六十两如
一切廪給月糧或有不敷川湖自有定額
俟到彼造冊請支等因到臣隨經批行照
復減之數會同有司唱名給散各兵原係
在營調撥自有器械令其隨帶如無者給
付去後續據該道呈抄蒙臣批據王鳴鶴
呈稱兵士行糧安家已蒙議定似無容贅
但念各兵原無積聚東征之兵其苦尤多

此中妻子内顧之私縱至川湖找給何救
此中之用況迢路數千動經年載似應仍
照浙例每兵給銀五两如至彼中其嘗例
果少不妨於各兵應支後季糧内扣除多
給五錢與少給五錢亦等耳而兵先得五
錢可濟安家則人無内顧之憂而踊躍百
倍矣其各官更有衣甲鞍馬之費若不資
其身口何以鼓舞前進至於浙省調兵亦
係三千隨路皆有犒賞以將官鋭意請討

亦干嫌疑但三千之衆赴數千里之遥若無賞何以行罰罰不行何以使其帖然而受命雖避嫌亦不容已此旗幟嚮器藥餌亦勢不容少乞要再議蒙批到道查議蒙此該本道議照援西官兵安家行糧先因費巨量行議減似難再議但該鎮開稱至彼自有普例如果多支不妨下月扣除似應於原議解川銀內俯准每兵找給銀五錢共銀一千五百两官哨廩糧與夫旗幟火藥雖以再增惟是犒賞一節實為鼓舞士卒之用浙江兵三千亦有四百两犒賞似應量給銀三百两以為前途犒賞之費給過數目亦令至川湖呈請開銷其官兵月餉聽該鎮造冊至湖廣省城關支接濟一總銷筭等因到臣看得加給各兵糧餉并犒賞銀两既云總至彼中扣筭姑准支給作速唱散啟行去後近據揚州府申報依蒙於二月十四日給散援西官兵安家

行糧於十五日督撥赴儀真聚齊約十八
日長行去訖又據王鳴鶴呈報官兵花名
文冊前来印鈐咨送彼中查照據此除又
咨達川湖貴州各軍門外案照萬曆二十
七年十二月内准兵部咨前事内開該總
督川湖貴州兵部右侍郎李化龍題稱楊
酋反叛了無忌憚總計酋衆不下十四五
萬必須大集兵糧亟圖撲滅熟計四川用
兵六七萬湖貴用兵四五萬方保全勝查
將備倭南兵可一萬一千調用該本部覆
議應移文應天鳳陽巡撫及南京兵部各
該衙門無執成心無貽近慮若兵有精鋭
查照所議叅酌停妥一面先發一面具奏
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隨經劄行揚淮二兵備道查議
調發去後案查先准湖廣巡撫都御史支
可大咨為緊急夷情事准總督川湖貴州
李侍郎題為循例

請設兵將以重事權等事該兵部覆議欽奉
明旨節開山東防倭等兵着精練好的差忠勇
將官領去欽此備咨移文應天鳳陽各撫院
責令該管道將整率起發等因准此所有
調發備倭南兵揚州二千新生洲二千淮
安三千廟灣二千行令道將量給行糧遣
發速赴偏橋屯劄聽候楚中撥發分布戰
守等因又准湖廣撫臣支都御史咨據湖
北道林僉事呈奉川湖總督李侍郎憲牌

內開將原行調集兵馬如鎮江揚州等處
兵聽該道呈請撫院差官守催前赴領咨
等因具呈據此既經總督具
題部覆定無異同事關兵機重務合行差官
咨催煩將前項兵士酌量調發前來協征
播酋施行等因俱經劄行淮揚二道遵照
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播酋楊應龍蕞
爾小醜叚息遊魂乃敢公然負固肆為狂
悖伏蒙

聖明赫怒
特遣總督恭行
撻伐計旦夕之間可繫此酋之頸獻之
闕廷矣然徵兵措餉誠為急務而備倭官兵原來無多而川貴所開揚淮之兵大約近萬要皆遥度之數頃緣兵部不允江北馬價六萬七千兩計銷兵五六千名臣節經與道府各官酌議挑選精鋭三千員名前去援川之急以寓銷兵之計但各兵既係減撤之艱則月餉已無而行糧安家犒賞等項又苦無可動錢糧又該道府各官議處於兵部取解四川馬價十萬内權宜支給到彼扣筭是以應調之兵取足應解之餉計無便於此者統兵將官查有狼山副總兵王鳴鶴調赴貴州婺川參將本官忠勇足用前兵原係本官教練素稱有制之兵就便行委統領前去聽彼中分布調遣少裨一臂之力方在督發啟行適徐州地方

逆黨趙古元糾合亾命謀發大難稱有精
兵十萬夾襍糧船幫内阻絕糧運取奪淮
揚圖思一逞第本地有此警報故臣將前
援川之兵暫留防衛數日且臣先於正月
初曾將選兵措餉緣由預行差官咨報川
貴各督臣知會將前應援官兵迎催中途
諭令王鳴鶴繞赴不拘何處險要地方戰
守今照徐州賊黨解散前項官兵已於二
月十八日督發啓行去訖理合題

報至如官兵月餉聽王鳴鶴到湖廣省城具文
關支接濟兵食與同本地給過安家行糧
犒賞等項或係透支或係缺欠俱照彼中
普例一併扣筭伏乞
勑下兵部移文四川湖廣貴州各該督撫諸臣
知照施行緣係題
報督發援川官兵啓行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
差涂麒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